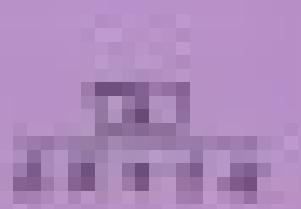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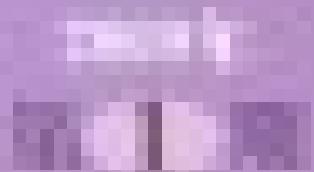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2009年
第1期
(总第13期)





南开语言学刊

Nankai Linguistics

2009 年第 1 期

(总第 13 期)

南开大学
文学院 汉语言文化学院 合办

商務印書館

2009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开语言学刊. 2009年第1期:总第13期/南开大学文
学院,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合办.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ISBN 978 - 7 - 100 - 06676 - 1

I. 南… II. ①南… ②南… III. 语言学—丛刊
IV. H0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 第 08534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NÁNKĀI YÜYÁN XUÉKĀN
南开语言学刊
2009年第1期(总第13期)
南开大学文学院 汉语言文化学院 合办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6676 - 1

2009年10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0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2 1/4
定价: 21.00 元

《南开语言学刊》编辑委员会

顾问 王士元 刘叔新 黄正德
主编 马庆株 石 锋

编审委员会(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王洪君 冯胜利 邢向东 朱庆之 朱晓农 刘丹青
江蓝生 孙茂松 麦 耘 远藤光晓 李行德 李宇明
吴福祥 沈国威 沈家煊 张洪明 张 敏 陆丙甫
岩田礼 罗仁地 罗 端 袁毓林 徐大明 唐钰明
黄 行 曹志耘 储泽祥 游汝杰 蔡维天 潘悟云
魏培泉

编务委员会(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马庆株 马秋武 王红旗 石 锋 杨 琳 张洪明 周 荟
施向东 洪 波 郭继懋 曾晓渝 意西微萨·阿错

执行编辑：

冉启斌 王 萍

本刊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

目 录

• 特稿 •

语言演变——基于形态句法扩散的实例研究 … 张洪明 撰,温宝莹、郭 嘉 译 1

• 音韵与方言 •

从系统和结构的观点看汉语上古音研究	施向东	15
试论韩愈《送穷文》的声律	黄耀堃	27
《九宫大成北词宫谱》所反映的“入派三声”问题再论	高 航	35
常宁方言中的文白异读	占升平	45
祁阳方言元音擦化研究	王仲黎	56

• 韵律与语调 •

普通话韵律词内部下倾度的初步分析	邓 丹、石 锋	64
歧义结构切分中的潜在韵律作用	杨晓安	71
汉语陈述、疑问基本语调的调位表现	江海燕	79
语调音系学综览	马秋武、贾 媛	85

• 语法与语用 •

广义篇章中时间连接成分的位置考察	金晓艳、马庆株	93
“X 于”中“于”进一步语法化对 X 配价增值的影响	谢雯瑾	99
双音节副词 AABB 式重叠研究——兼论双音节特殊重叠 AAB 式	赵 芳	107
预设的研究	季安锋	119

• 语言习得 •

从语言学理论的角度研究语言获得	李行德	129
词切分对美国大学生汉语阅读影响的眼动研究	白学军、田瑾、闫国利、王天琳	140

• 学术评论 •

《实验音系学探索》序言	王士元	154
《人称范畴》介评	刘丹青、强星娜	156
语音学实验研究报告写作规范(草案)	南开大学语言研究所	167
2009 南开·语言接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		177
稿约		178
英文提要		180

Contents

Feature

- On Language Change: a Case Study of Morphosyntactic Diffusion Zhang, Hongming 1

Phonetics and Dialectology

- Look at the Research on Archaic Chinese Phonem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System and Structure Shi, Xiangdong 15
- Han Yu's *SongQiong Wen*: a Study of Rhyme and Assonance Huang, Yaokun 27
- Discuss again the Problem of Governing the Split of the Entering Tone through *JiuGongDaChengBeiCiGongpu*(《九宫大成北词宫谱》) Gao, Hang 35
- Literal Reading and Colloquial Reading in Changning Dialect Zhan, Shengping 45
- The Fricative Vowels in Qiyang Dialect Wang, Zhongli 56

Prosody and Intonation

- Declination Analysis of Prosodic Word in Mandarin Deng, Dan & Shi, Feng 64
- The Underlying Metrical Operation in the Segmentation of Ambiguous Structures Yang, Xiao,an 71
- The Intonation Toneme of Statement Sentence and Interrogative Sentence of Mandarin Chinese Jiang, Haiyan 79
- Intonational Phonology: a Survey Ma, Qiuwu & Jia, Yuan 85

Grammar and Pragmatics

The Study of the Temporal Connectives' Positions in the Generalized Text	Jin, Xiaoyan & Ma, Qingzhu 93
The Impact of the Further Grammaticalization of “ <i>yu</i> ” on the Increase in Coordination Valence of Dissyllable Predicates	Xie, Wenjin 99
The Study on Double-Syllabic Adverbs Reduplication of AABB—concurrently Discuss the Special Double-Syllabic Adverbs Reduplication of AAB	Zhao, Fang 107
Main Points in Presupposition Research	Ji, Anfeng 119

Language Acquistion

Studying Language Acqui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Theory	Lee, Thomas Hun-tak 129
The Effect of Word Segmentation on Chinese Text Reading: Evidence from American Students' Eye Movements	Bai, Xuejun; Tian, Jin; Yan, Guoli & Wang, Tianlin 140

语 言 演 变

——基于形态句法扩散的实例研究

张洪明 撰
温宝莹 郭 嘉 译

提 要 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说:形态句法扩散假说。该假说和词汇扩散假说有所不同。词汇扩散假说认为虽然语音演变是突然的,但是这种变化在词汇中的传播是渐进的、逐词进行的。而形态句法扩散假说认为,特定类型的语音演变并不是通过词汇传播的,而是在形态句法结构的内部进行的。语音的演变并不是在各种结构中同时传播,而是在同一音系环境下逐渐从一个结构传播到另一个结构。本文考察了吴语区中的崇明、莘庄和南汇方言中的连读变调情况,以上海话为重点。

关键词 语言演变 形态句法扩散 词汇扩散 连读变调 吴方言

一 理论背景

我们首先对以往的语言演变假说加以回顾,在此基础上再提出新的假说。20世纪60年代末期,有学者(Wang, 1969)提出了一个新的语音演变理论:词汇扩散假说。该假说认为,语音演变的发生是突然的,但是在词汇中的扩散是渐进的。换句话说,在同样的音系环境下,语音首先在一部分词汇中发生变化,然后在其他的词汇中变化。这种渐变的结果是,原来具有相同发音的两部分词汇会获得不同的语音变化,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 a. 语音变化和语音环境发生作用后,在词汇中不完全传播(造成“例外”);
- b. 语音变化经过长时间的、在符合变化条件的词汇中传播,形成“没有例外的语音变化”。

在词汇扩散假说提出之前,被学界广为接受的语音演变理论是新语法派规则性假说。该学说认为在相似的音系环境下,某种语言中的每个语音都会同时发生变化。但是根据词汇扩散假说,变化在语音上是突然的,在词汇中的传播是渐进的。也就是说,由x变为y首先发生在一部分词汇中,然后渐渐扩散到所有词汇中。语音的变化不会同时发生在所有的词素中。基于这种假说,在语音变化的过程中,时间是一个关键因素,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语音变化将交叉竞争着进行。

从发音的角度来说,很多语音变化——比如辅音发音部位的改变或者声调高低的调换——不能渐进完成。那些变化都是语音先突然变化,然后在词汇中逐渐传播。否则就会出

现语音变化一夜间完成的情况,那是不可能的。由于语音上的变化是突然的,语音演变的完成只能从词汇变体中显示出来。词汇扩散模型一般由以下三个阶段之一来表示:^①

表 1

	U	V	C
w1			w1
w2		w2~w2	
w3	w3		

作为一个语音演变理论,词汇扩散假说被应用到了各种语言的语音变化中。比如,古德语的辅音高化(Barrack, 1976)、瑞典语词尾/d/的丢失(Janson, 1977)和古英语的元音变化(Ogura, 1987)。

与以往的理论不同,这里提出一个新的假说,我们可以称之为形态句法扩散假说。这个假说和词汇扩散假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认为某些类型的语音变化不仅通过词汇来扩散,也通过形态句法结构内部的扩散来完成。从音系的角度来说,语音的变化在形态句法结构内部不总是同时完成。换句话说,在相同的音系条件下,不同的形态句法结构中语音变化的时机是不同的,这种变化从一种结构扩散到另一种结构,最后到所有的结构。这种扩散的进程我们可以在表 2 中看到:^②

表 2

变化阶段	方言	MS	U	V	C
阶段 1	方言 A	MS1	<u>MS1</u>		
		MS2	<u>MS2</u>		
		MS3	<u>MS3</u>		
阶段 2	方言 B	MS1			MS1
		MS2	<u>MS2</u>	<u>MS2~MS2</u>	MS2
		MS3	<u>MS3</u>		
阶段 3	方言 C	MS1			MS1
		MS2			MS2
		MS3			MS3

表 2 给出了语音变化在形态句法结构中扩散的过程。假定有一种语言正在经历语音变化,这种变化在不同的方言中有所不同:在方言 C 中变化已经完成,在方言 A 中变化尚未开

① U=未变化阶段,V=变体,C=变化了的阶段,w=某词未变化的形式,W=某词变化了的形式。

② MS=变化前的形态句法结构,MS=变化后的形态句法结构,MS1(MS2...) = 形态句法结构 1(形态句法结构 2……),U=未变化阶段,V=变体阶段,C=变化了的阶段。

始,在方言 B 中变化刚刚开始。在方言 B 中,形态句法结构 1(MS1,比如数量结构)变化已经完成,结构 3(MS3,比如动词-宾语结构)还没有开始变化,结构 2(MS2,比如动词-结果补语结构)正在经历变化。而且,在结构 2 中,一部分词汇已经获得了新的发音,一部分还保留着原有的发音,另一部分兼有两种发音,因为这一部分正在发生变化。方言 C 和方言 A 都不能为扩散全过程提供充分的数据。只有方言 B 可以,因为在方言 B 中,语音变化的过程刚好开始。方言 B 中的结构 2 显示了词汇扩散的进程,而表 2 则显示了形态句法扩散的进程。

二 吴方言中的形态句法扩散

对汉语吴方言连读变调的考察支持了形态句法扩散假说。从共时的角度来看,吴方言中的连读变调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词汇型变调和后词汇型变调。从历时的角度来看,词汇型变调和后词汇型变调之间的关系表明了语音演变的进程。后词汇型变调实际上是连读变调的新形式,是连读变调合并和简化的结果。下面我们来考察一下吴方言中的崇明、南汇和莘庄话等中的语音变化。例如,如果连读变调中的第一个音节是 5 调,第二个音节是 1 调、2 调、3 调或 4 调之一,那么它的词汇型变调还有两种读音,但是它的后词汇型变调就已经归并为一种读音了。而且,它的后词汇型变调类型[例如,第一个音节形成声调曲拱(contour)而第二个音节失去了本调]本质上和上海话非常相似,有最简化的形式,如表 3:^①

表 3

方言	第一音节声调	连读变调类型	第二音节声调			
			1	2	3	4
新崇明	MH	词汇型变调	H-HM		A: MH-ML B: H-ML	
		后词汇型变调	MH-HM			
	MH	词汇型变调	MH-HM		A: MH-ML B: H-H	
		后词汇型变调	MH-HM			
南汇	MH	词汇型变调	MH-HM		A: MH-ML B: H-H	
		后词汇型变调	MH-HM			
莘庄	MH	词汇型变调	H-ML		A: H-ML B: M-H	
		后词汇型变调	H-HM			

以前曾注意到吴方言正经历语音的中和(Zhang, 1988、1990、1992; Zhang & Chen, 1995)。作为变化最快的新上海方言已经完成了连读变调体系的中和。事实证明,在一种方言中,当词汇型变调和后词汇型变调共存的时候,越是简化的形式,特别像中和调,越常被用作后词汇型变调形式。下面是旧崇明方言中词汇型变调和后词汇型变调的一些读音。

① (i) 旧崇明方言有 8 个声调,来源于古汉语的声调系统,我们简单地记为 1~8。

(ii) 本文不采用五度标音法: H = 55, HM = 53, M = 33, MH = 35, ML = 31, MLM = 313, LML = 131, LM = 13, L = 11, n = 轻声;而是用 H (=高), M (=中)和 L (=低)。

表 4

连读变调类型	第二音节		1	2	7	8	3	4	5	6
	第一音节		H	LM	H?	L?	HMH	LML	M	MLM
词汇型变调	4	LML	MLM-H				LML-n			
	6	MLM					MLM-M			
后词汇型变调-b (MR)	4	LML	LML-n							
	6	MLM								

在旧崇明方言中有四类后词汇型变调,其中,后词汇型变调-b 选择了词汇型变调的轻声形式作为它的连读变调形式,如表 4 所示。与新上海方言类似,旧崇明方言中四音节组合的后三个音节的连读变调在后词汇型变调中中和,在词汇型变调中,却不是这样的,如表 5:

表 5

单字调	第一音节	第二音节	第三音节	第四音节
	3	2	2	2
连读变调类型	HMH	LM	LM	LM
词汇型变调	HMH-H-H-n			
后词汇型变调	HMH-n-n-n			

我们可以看到,一般来说,在一种方言中,如果词汇型变调和后词汇型变调共存,后词汇型变调通常是新的形式,一个语音从旧的形式变化为新的形式通常是在形态句法结构内扩散完成的。

三 类型学分析

3.1 案例一: 靖江和衢州

靖江位于吴方言区的最北端,而衢州位于其最南端。这两种方言中连读变调体系还处于未变化阶段,很多声调对(tone pairs)中还未发现连读变调现象,如表 6 所示:

表 6

方言	本调	连读变调
靖江	1(H)+1(H)	H-H
	1(H)+2(LM)	H-LM
衢州	3(MH)+3(MH)	MH-MH
	3(MH)+5(MH)	MH-HM

在靖江和衢州话中,只有少数声调对中出现了连读变调,如表 7 所示:

表 7

方言	本调	连读变调
靖江	5(HL)+2(LM)	A: HM-MH B: MH-ML
	3(MH)+6(ML)	M-HM
衢州	5(MH)+1(HMH)	H-ML
	6(ML)+1(HMH)	MH-HL

在靖江和衢州话中,词汇型变调和后词汇型变调没有区别,只有连读变调和非连读变调存在差异,不同的形态句法结构具有相同的连读变调。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例子来说明,在一个声调对中第一个音节是5调,第二个音节是3调,比如偏正结构(例如,po-zhi“破纸”)、数量结构(例如,ban-wan“半碗”)、动结结构(例如,zuo-hao“做好”),虽然形态句法结构不同,但靖江话中的连读变调是HL+MH→HM-MH,衢州话中是HM+MH→H-MH。

3.2 案例二:崇明话(旧)

在旧崇明话中,根据形态句法结构的不同,双音节组合的后词汇型变调分成四小组,如下表:^①

表 8

后词汇型变调类型	后词汇型变调-a				后词汇型变调-b				后词汇型变调-c				后词汇型变调-d								
结构	数量、动结、动词重叠				量词重叠				动代				动趋								
第二音节	1	7	3	5	1	7	3	5	1	7	3	5	1	7	3	5					
	2	8	4	6	2	8	4	6	2	8	4	6	2	8	4	6					
1 H	T-H	T-n		T-H	T-n		T-M	T-H				T-H									
2 LM		T-M			T-M			HMH-M				HMH-H									
7 H?	T-M				LML-n				T-M				LML-H								
8 L?					T-M																
5 M																					
3 HMH																					
4 LML																					
6 MLM																					

我们从表 8 中可以看到:数量结构(NM)、动结结构(VC)和动词重叠(VR)都被归为后词汇型变调-a类,量词重叠(MR)被归为后词汇型变调-b类,动词-代词(VPr)被归为后词汇型变调-c类,动词-趋向补语(VD)被归为后词汇型变调-d类。表 9 给出了旧崇明方言中形态句法结构和连读变调之间的对应关系。

① T 指的是 TS 中保留基本声调形式。

表 9

连读变调	主谓 并列	动宾 偏正	数量	动结	动词重叠	量词重叠	动代	动趋
词汇型连读变调	+	-	-	-	-	-	-	-
后词汇型 连读变调-a	-	+	+	+	-	-	-	-
后词汇型 连读变调-b	-	-	-	-	+	-	-	-
后词汇型 连读变调-c	-	-	-	-	-	+	-	-
后词汇型 连读变调-d	-	-	-	-	-	-	-	+

下面列出的是一些第一个音节都是 5 调的例子。

(1) kan-xi“看戏”是一个动宾结构。根据表 9, 它是词汇型变调; 根据表 7, 它的连读变调是: M+M→M-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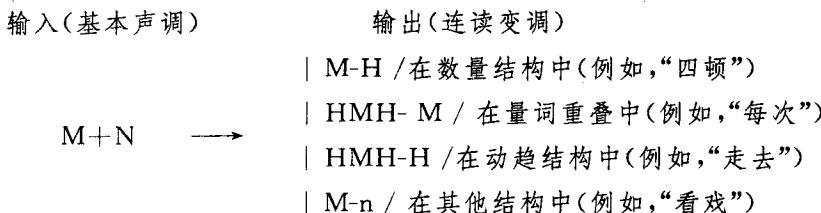
(2) si-dun“四顿”是一个数量结构。根据表 8 和表 9, 它的连读变调是: M+M→M-H。

(3) ci-ci“次次”(每次)是一个量词重叠结构, 它的连读变调是: M+M→HMH-M。

(4) guai-ta“怪他”是一个动宾结构, 它的连读变调是: M+LM→M-H。

(5) jin-qu“进去”是一个动趋结构, 它的连读变调是: M+M→HMH-H。

上例表明, 在旧崇明话中, 即使在同样的语音环境下, 双音节组合的连读变调根据不同的形态句法结构也会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例如, 如果输入形式(基本声调)是 5 调, 后面跟着也是 5 调, 那么输出形式(连读变调)至少有 4 种。



3.3 案例三: 崇明方言(新)、南汇方言和莘庄方言

正如上面表 2 所示, 语音变化的过程有三个阶段。旧崇明方言、新崇明方言、南汇方言和莘庄方言目前都正在向第二阶段过渡, 在这个阶段, 这些方言的连读变调系统经历了从旧系统到新系统的转变。在此阶段, 最初的连读变调系统开始经历变化, 新的连读变调形式被创造出来。这些新的形式最初只出现在少数形态句法结构中; 因而, 从共时层面来讲, 它们成为了所谓的后词汇型连读变调结构。由于这类语音的变化源于语音的异化形式, 因此在第二阶段的初期出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后词汇型连读变调结构。例如, 旧崇明方言和其他一些方言中有 4 到 5 种后词汇型连读变调结构。随着语音变化过程的发展, 将会出现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各种不同类型的后词汇型连读变调结构趋于简化, 并最终合并为一个类型。目前, 我们可以在新崇明方言、南汇方言和莘庄方言中观察到该阶段。

新崇明方言、南汇方言和莘庄方言中的词汇型连读变调结构和后词汇型连读变调结构有所不同，但这些方言中都只有一种类型的后词汇型连读变调结构。例如新崇明方言的音位系统比旧崇明方言的音位系统更加简单。旧崇明方言有 8 个单字调而新崇明方言则只有 7 个。这是因为在新崇明方言中，第 5 调已经和第 3 调合而为一。并且，旧崇明方言的连读变调系统也与新崇明方言的连读变调系统有差别。下表描述了新崇明方言连读变调的类型：

表 10

连读变调类型		词汇型连读变调							后词汇型连读变调								
句法结构		主谓、动宾、偏正、并列							数量、动代、动词重叠								
		1	2	7	8	3	4	6	5	7	8	1	2	3	4	6	5
7	H?	T-H	T-HM	T-MH				T-H	T-HM				M-HM	T-MH			
8	L?		M-HM	T-ML		T-M			T-HM					T-ML			
2	LM	T-M	H-H	H-ML				T-M	H-HM				H-ML				
1	HM	H-HM		T-ML					HM-M				HM-MH				
3	MH			T-M					T-M				T-HM				
5	MH	M-H	M-HM	M-HM				ML-M	ML-M				M-MH				
4	ML			M-HM					M-MH								
6	MLM																

在新崇明方言中，数词-量词、动词-代词、动词重叠结构属于后词汇型连读变调结构；主谓、动宾、表语性偏正结构和并列结构属于词汇型连读变调结构；动结式、动趋式、名词性偏正结构，名词重叠、量词重叠同时包括词汇型连读变调和后词汇型连读变调。在研究新形式取代旧形式的现象时，新崇明方言十分有价值。下表反映的是新崇明方言中所有形态句法结构连读变调的结果：

表 11

声调对	连读变调	动宾	偏正	并列	动结	动趋	动代	数量
Tone 5 + Tone 2 MH + LM	词汇型 连读变调 H-HM	13	10	2	3	4	0	0
	后词汇型 连读变调 MH-HM							
	都可以读	0	0	0	4	3	8	15

在声调对中，第一个音节为 5 调，第二个音节为 2 调。此次一共收集了 67 个语音样本，其中有 13 个动宾结构，其词汇型连读变调的读法均为 MH + LM → H-HM（例如，jie-liang“借粮”）；10 个偏正结构和两个并列结构，也是词汇型连读变调（例如，zhang-fang“账房”和 jiu-yuan“救援”）。然而，有 8 个动代结构，读为后词汇型连读变调 MH + LM → MH-HM

(例如, ai-ni“爱你”);15个数量结构也全读作后词汇型连读变调(例如, ban-luo“半箩”)。9个动结式结构中,3个是词汇型连读变调(例如, dao-qi“到齐”),还有4个是后词汇型连读变调(例如, ju-ping“锯平”),另外两个可以同时有两种连读变调(例如, qi-ping“砌平”)。动趋结构有10个语音样本,其中4个是词汇型连读变调(例如, dao-lai“到来”),3个是后词汇型连读变调(例如, song-lai“送来”),剩下的语音样本两种都可以读(例如, ci-lai“刺来”)。

如果词汇型连读变调被看做语音还没有发生变化阶段的旧读法,而后词汇型连读变调被看做语音变化后的新读法,那么新崇明方言中语音的扩散过程可以表示如下:

表 12

句法结构	没有变化的阶段	变异阶段	变化后的阶段
主谓、动宾、偏正、并列	+	-	-
动补、动趋	+	+	+
数量、动代	-	-	+

当一种形态句法结构经历了某种语音变化,那么这种变化一开始肯定是通过词汇扩散的过程进行的。例如,在动结式结构中,第一个音节是5调,后一个音节是2调:其中有4个语音样本采取了新的读法 MH-HM(后词汇型连读变调)。还有3个语音样本沿用了旧的读法 H-HM(词汇型连读变调),另有两个语音样本有词汇型连读变调和后词汇型连读变调两种读法。因此,从对动结式结构的考察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形态句法结构中,从词汇型连读变调到后词汇型连读变调的转变并非突然发生的。事实上,有一部分词汇已经完成了这种变化(例如, ju-ping“锯平”),而还有一部分词汇并没有经历这种转变(例如, dao-qi“到齐”),此外还有一部分词汇刚刚开始经历这种变化(例如, qi-ping“砌平”)。在没有任何中断的情况下,这种后词汇型连读变调将扩散至与动结式结构相类似的其他结构中的所有词汇上,从而完成从词汇型连读变调到后词汇型连读变调的转变,继而使这些结构的读法与数量结构的读法一致。这是一个典型的词汇扩散过程。

从音系层面来看,一种语音变化的完成始终贯穿着形态句法结构的扩散过程。以新崇明方言为例,数量结构和动代结构已经采用了新的形式(后词汇型连读变调,例如, ai-ni“爱你”),而其他的结构,例如主谓、动宾、偏正、并列结构,则继续沿用旧的形式(词汇型连读变调,例如, jie-liang“借粮”),而其他例如动结式结构、动趋式结构则可以两读(例如, po-yuan“破园”和 qi-ping“砌平”)。很显然,在新崇明方言中,从词汇型连读变调到后词汇型连读变调的转变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实上,部分的形态句法结构已经完成了这种转变(数量结构和动代结构),另一部分结构尚未发生变化(主谓、动宾、偏正、并列结构),最后还有一部分形态句法结构才刚刚开始这种变化(动结式结构、动趋式结构)。并且可以推断,这种后词汇型连读变调将会扩散到新崇明方言的所有形态句法结构中,从而完成从词汇型连读变调到后词汇型连读变调的语音变化。因此,从本质而言其连读变调系统与新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系统一致。这就